

新闻部主任

NEWS 王宗坤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新闻部主任

王宗坤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闻部主任 / 王宗坤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399-4254-4

I. ①新…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9934 号

书 名 新闻部主任
著 者 王宗坤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40 千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254-4
定 价 2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暧昧之夜 1

女人的含蓄是非常重要的,法国文学家罗兰·巴特就曾经说过,人体最具情色之处就在衣饰微敞的地方。余小桃显然深谙此道。总体来说余小桃属于不十分漂亮但十分讨男人喜欢的那种女人,眼睛大而亮,皮肤白而润,身材娇而美,举止雅而媚。这四个特点放在任何一个女人身上都会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更难得的是余小桃身上还无处不流淌着一种天然的纯真与善良,这更让她有了一种浑然天成的韵致。

第二章 一地鸡毛 16

宫志敏的语气和动作表现出了她这个年龄不应有的夸张和幼稚,怎么看怎么不协调,就像是一个挽着发髻穿着大襟褂子有着三寸金莲的老太太在跳街舞。沙镇玉的反感陡然地加强了,瞪了宫志敏一眼,沉着脸说:“什么一箭双雕!作为一级新闻机构就这么愚弄自己的上帝吗!咱们如果这样不严肃以后谁还拿我们电视台当回事!”

第三章 失踪之谜 29

从碰杯到把酒倒进自己的口中余小桃的动作连贯而自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拖泥带水,沙镇玉想阻止竟然没有找到切入点,只好也把自己杯子里的酒干了。一瓶白酒干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就此打住还是要继续喝下去,沙镇玉想站起来离开,但心底又有些舍不得,今天晚上他总有个感觉他跟余小桃之间会发生点什么,这种感觉像在寒冷的冬夜怀里揣着的刺猬,继续揣着感到扎得慌如

果就此放下又感到冻得慌。

第四章 镜头向下

45

沙镇玉辩解道：“和谐社会的另一个含义就是整体平衡发展，包括那些弱势群体。在社会推进的过程中，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是会出现一些被人遗忘的角落，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媒体就是这些角落的发现者，只有我们才有条件有责任照亮这些角落，把他们置于时代的聚光灯下，以便引起社会的关注，让更多的人来帮助他们爱护他们，与他们携手共进。假如我们媒体在这些事情上缺席，忽视那些黑暗的存在，一味地美化粉饰社会，就失去了我们媒体应该担负的责任，他们就会永远地处于黑暗之中，我们整个国家也不能达到和谐发展的目标。”

第五章 栏目博弈

58

听记者这么说的时侯沙镇玉突然就来了灵感，他知道董副局长在他那些客户面前是有着良好信誉的，正是这种良好的信誉才让他的客户源源不断。这就像一个简单的食物链，维持这个食物链运转的就是董副局长的信誉跟他追逐利益的欲望，而那些所谓新闻稿的播出则是这个食物链的终端。根据发展规律食物链的终端掌握着最大的主动权，现在这个主动权就握在沙镇玉手中，他只需稍微做一下手脚，整个食物链就有崩盘的可能。

第六章 秀水 365

69

沙镇玉之所以把希望寄托于吴局长是有自己分析的，吴局长在下面干过县长，工作作风雷厉风行，少有机关上的那种圆滑与变通，再加上是一把手，只要他觉得是正当的有道理的，就能很干脆的拍板。而董副局长就不一样了，一直在机关工作，凡事总要考虑个一二三四，把前路后路左路右路都考虑清楚了再发话，总之在城门失火的时候不要殃及了他这池鱼。所以有时沙镇玉觉得自己跟吴局长来得更痛快，但目前这个体制又不可能没有分管，就是在最基层的村还有分管某项工作的村委会副主任，有人把这计为行政成本，而在沙镇玉看来这纯粹是内耗。

第七章 常委会议室

81

向书记一直在省委办公厅工作，从一般的职员熬成了副秘书长，这种资历

只能造就两种官场人物,一种就是和珅式的纯官僚,这种官僚充分掌握了官场的奥秘和技巧,游刃有余的周旋于上下左右之间,就像一只钻进烟筒里的老鼠,滚雪球般的穿行在布满尘霾的通道里,出来的时候身上已经裹上了一层厚厚的黑色铠甲,变成了一只刀枪不入百毒不侵没有任何人味的政治动物。还有一种就是看透了官场的那些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正因为看透才不屑为之;正因为知道许多东西是人不该有的枷锁才想挣脱,才想跳出圈外。

第八章 自诩的清高

98

沙镇玉和余小桃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他们的身子离的很近,沙镇玉嗅到了从余小桃身上散发出来的幽幽的味道,这味道是如此的清新,就如新鲜的百合颤动着晶莹的露珠,播撒着淡然的馨香。沙镇玉忽然有了一种深深的挫败感,本来是这么一个美好的晚上就这样与他擦肩而过了,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顾忌什么,这种不明确的东西现在像小蛇一样缠绕着他,让他产生了厌恶自己的想法。

第九章 厉兵秣马

116

经验告诉他,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话放在当下的官场是很有道理的,很多的事情往往是越往上走越简洁越往下越复杂。现在几乎所有官僚的行为都是为了讨好领导,明智的领导对这种千篇一律的媚态是厌倦的,很希望看到些真实的东西,这些真实的东西往往有着可怕的穿透力,这种力量让很多人害怕,于是他们才想遮掩真实用一些虚假的,表面的,看起来繁荣的东西来糊弄领导,所以领导能看到的真相就如同深入子宫能跟卵子结合的精子一样是非常稀少的。

第十章 尚方宝剑

136

作为一把手的吴局长知道这些意见都是可听可不听的,这些发表意见的同志关心的不是自己的意见能不能落到实处,而是自己有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力,或者是想通过发表这些意见来展现自己的存在,从而进一步强化提醒在别人眼里的位置。所以推翻这些意见并没有什么难度,因为这些意见本来就是为了让他推翻,为他树立权威所准备下的。如果他们一味的顺从反而显得他这个一把手没有任何的个性,关键是要选好反驳的火候。

挂了电话沙镇玉脸上浮现出讥讽的微笑,心说对待小人就得用小人的手段。有了苏老板垫底沙镇玉心里就有谱了,赶紧来到大门口硕大彩虹门下面的签到处,财务科的几个小姑娘正在那里叽叽喳喳的瞎聊,沙镇玉让他们开一张面额为一万元的收据,她们有些吃惊纷纷问是哪个单位的?沙镇玉嘘了一声,指了指正在门口翘首以待的盐务局办公室主任。沙镇玉把单位名字说了,然后把那张收据小心的收好,然后悄声地说:“知道什么叫榜样的力量吗!”那几个小姑娘似懂非懂的点了一下头,沙镇玉指了指站在门口的李主任,她们懂了,赶紧打开单据,把第一张收据的下一联袒露出来。

第十二章 真真假假

176

毫无疑问男人具有很强的动物性,只是他们这个动物性是间歇的,而且现在满足这种动物性的渠道既多又广,唐韵一直怀疑性贿赂这个词是新闻界为了炒作而臆想出来的一个噱头,据说目前在桥洞子下面栖身的乞丐都有好几个性伴侣,官场中有地位的男人还会没有女人?且不说在各种交际场合见到的那些主动投怀送抱的;光那些有想法的女部下女同事就应该应接不暇。所以在跟官场中的男人打交道的时候唐韵从来就没有以自己的身体做本钱,这倒不是因为她不看重自己的身体,恰恰相反她对自己的容貌还是非常自信的,之所以不作为赌注是因为男人根本就不会把这当做一个筹码,那么男人到底看重的是什么呢?经过唐韵的观察,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才是男人永远的春药,说白了男人眼中的利益就是权利和金钱。

第十三章 上访者高丸

197

事实证明艺不压身这句话到哪里都是名言,本以为自己到了业务部门原来练就的本事就用不上了,没有想到到了这个地方就更有发挥的余地,比如现在一看到手机上显示的这一串数字,董副局长立刻就判断出这是侯副市长的电话,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判断太重要了,直接决定了对方对你的印象。上次侯副市长找他,他率先叫了一声侯市长您好,侯市长立刻就问你怎能知道我的电话?董副局长当然不能说我练功就练这个,在某些情况下他也是会使用千娇百媚的,当时就回应说,像侯市长这么有魄力这么亲切的领导我自然就要多关注一下了。

这些都做完了就开始解除自己的武装,由于本来就是轻装上阵女孩身上很快就光了,光身后的女孩还是在忙活自己,这次是着重身体内部了,开始往下体塞一些药水,估计是润滑液杀菌液什么的。女孩这套动作非常的娴熟就像是流水线上的技术工人。躺在下面的沙镇玉心中却涌动起来了一种愤慨,这女孩真是太婊子了,自己就够脏的了还嫌嫖客脏,那咱们就一起脏吧!想到这里沙镇玉忽然没有了之前的种种顾虑,一下子扯掉女孩盖在自己身上的纸巾,翻身粗暴的把女孩压在了身下。

第十五章 消防队员

234

在那幢陈旧的三层小楼前的林荫大道上,路长达把装着录像带的一个白色塑料袋交到沙镇玉手上,沙镇玉本来想匆匆的离开,朋友处到这个份上也没有多少话可说了,但看路长达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就抬头看了他一下,这一眼似乎给了路长达某种鼓励,路长达意味深长地说:“袋子里的录像带是双份的,其中有一份是我复制的,上面有标志,我建议你把复制的那份留下来,因为我知道你也是个心灵经常有痛感的人,疼痛的时候也许这些录像带会止疼。”说完就转身走了,把有些木然的沙镇玉独自撇在有着黄昏般色彩的树荫下。

第十六章 袁大真人

254

受到了压制的沙镇玉并没有感到郁闷,反而松了一口气,因为他在进房间的时候就摁开了藏在兜里的微型录音笔。这不能怪沙镇玉心机太重,要怪就应该怪这次北京之行太过诡异。吴局长一开始跟沙镇玉谈的时候,沙镇玉就感到这是一次危险之旅,因此他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单凭自己的力量要阻止董副局长有些难度,那就尽量的把自己给脱出来,至于那一百多万元的损失,沙镇玉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他还没有达到对公家的钱熟视无睹的程度,他的意思是尽量保全,万一保不全也不能把自己带进去,毕竟自己在这个事情上只是配角人微言轻,达则兼管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老祖宗早就为这种行为找好了借口,沙镇玉也就用不着较这个真了。

第十七章 风起云涌

270

该怎样向吴局长汇报? 从在北京回来的路上沙镇玉就开始琢磨这个问

题,单凭自己的观察这个袁社长是不可靠的,如果据此汇报与董副局长的结论肯定是背道而驰的,不用去探究董副局长一定在回来的第一时间就向吴局长汇报了,而且汇报的内容是这次北京之行收获巨大是圆满的。沙镇玉现在担心的不是跟董副局长唱反调之后的结果,而是担心自己的眼光,万一看走了眼,袁社长不是骗子,到时候自己就只好向吴局长解释了。

这天晚上下班之后沙镇玉没有像过去一样直接回家,而是来到了街上,由于逼近年关虽然已经十二点多了,街上却依然热闹,看着眼前这来来往往的人流,脑子里却一直回旋着高丸面对镜头泪流满面的画面,他知道这眼泪是真实的;他更知道这真实背后的力量,这种力量应该就是无边暗夜里的火光,撕开的不仅仅是黑暗而是一扇通往未来的希望之门。

第一章 暧昧之夜

从天河宾馆出来沙镇玉心里一直后悔，后悔自己不该在这个时候提论文的由头，更后悔给余小桃打电话。

秀水市广播电视培训班今天进入了最后一天，请到的讲课专家是省广播电视厅所属《时代视听》的副总编辑路长达。路长达原来是省广播电台的资深记者，沙镇玉干广播的时候就跟路长达相熟，曾经无数次的邀请路长达来秀水搞过联合报道。一般来讲像这样的联合报道都是由下级新闻部门出稿子出思路，上面的记者只需署名就行了，说联合其实就是为了好发稿子。而路长达却不是这样坐享其成的记者，每次听了沙镇玉的采访选题都要认真考虑半天，只要是他认为有价值就会亲自来秀水坐镇，并和沙镇玉一起深入现场采访。有次他们去鸭架山乡采访抗洪救灾，竟然被困在山上跟山民们一起待了三天三夜。这三天三夜他们没有白待，后来在中央台播出的系列报道《暴风雨中党旗红》不仅获得了省政府的新闻奖，还编入了当年的全国好新闻选本。因此办这次培训班之前，局领导在商讨请哪些专家来讲课的时候，列席会议的沙镇玉力荐了路长达。

沙镇玉给路长达圈定的讲课题目是《媒体的诚信与尊严》。这个题目是沙镇玉经过深思熟虑了的。作为秀水市电视台的新闻部主任，沙镇玉现在越来越感到电视新闻的无奈与被动，他迫切地感觉到自己所负责的这档

栏目太需要建立诚信和尊严了。题目报给路长达的时候，沙镇玉在电话里说：“老兄不要有什么顾虑，该放开的要放开，我们这个团队非常年轻比较有激情，喜欢新鲜的有创意的思维，能震聋发聩最好，而这些你老兄最为擅长。”路长达还是那样一如既往的豁达与豪放，哈哈大笑着说：“难得还能想到你老哥，不过现在你老哥早就被阉割了，放不开了。”

话虽这么说但路长达却没有这么做，下午的课他讲的不但放得开而且还赢得了满堂彩。路长达一上来就批驳了一贯以来习惯于将媒体称为喉舌的说法，说这种说法本身就让媒体尊严尽失，谁的喉舌？党和政府的喉舌。在中国党和政府就是指权力，我们媒体仅仅成为了权力的一个小小器官还有什么尊严可谈。此论一出在讲堂上立刻就掀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沙镇玉有些不安起来，路长达是他请来的，课讲不好板子最终会打在他身上，好在吴朝奇局长没来，而旁边的董美六副局长似乎也没有认真听，正在对着手机屏幕凝神思索，显然他又开始自己的诗歌创作了，沙镇玉这才有些放心。董美六副局长是个诗人，由于政务繁忙，他很少有时间专门坐下来写诗，他的大部分诗作都是在开会的时候用手机写的，因此他经常开玩笑说：“大诗人韩愈写诗是三上，即马上枕上厕上，而我也是三上，只不过我这个三上是车上会议上手机上。”沙镇玉听了这话心里只感到可笑，董局长把自己和大诗人韩愈相提并论还不是太可笑，太可笑的是董局长并不知道“三上”的出处，“三上”的始作俑者应该是北宋“西昆体”诗人钱思功，跟韩愈差着好几百年呢。但限于董局长的自我陶醉沙镇玉也不便于揭穿，只好任凭董局长顶着这个错误到处炫耀。

有了这么一个很另类的开场之后路长达的观点就不这么犀利了，他在寻求当下我们媒体有自己尊严的可行性，而这正是沙镇玉最为关注的。路长达说，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变革的关键时期，每个趋向于成熟的职业都在呼唤自己的尊严，对这个状况，权力还不适应，权力还停留在过去的感觉当中。现在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个人、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尊严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尊严和其他种种尊严之间，就必然出现紧张关

系，必然发生各种冲突，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必经的训政阶段，通过博弈，让权力逐渐认识到，不是只有你才有尊严，大家都要有尊严，如果你不尊重其他人的尊严，你就会威信扫地，你就没有尊严。所以这个博弈很重要，它能给我们媒体带来很多机会，是要自己树立尊严大显身手？还是继续当权力的附庸？答案当然是前者，因为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已经不允许媒体再这样平庸下去了。我们要变，我们要通过建立自己的信誉来树立自己的尊严，我们要敢于讲真话善于讲真话，要真正的履行批评监督的职能，要给权力当头一棒，用我们的尊严和独立来唤醒甚至是打醒权力这个土财主。随后他又谈到了怎样才能树立自己的尊严，谈的更多的是意大利的奥莉娅娜·法拉奇与美国的沃尔特·克朗凯特，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策略，因为这样的例子在我们中国太少了。当然他中间还穿插了许多有意思的逸闻趣事，这让整个会场充满了活跃气氛，会场上不时爆发出阵阵的笑声和掌声，坐在后面的几个年轻记者甚至用手指吹起了鸣笛般的口哨表示赞赏。

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一片的叫好声中沙镇玉却有些不以为然，私下里他对路长达的期望值要高一些，在他看来路长达的这个讲座不仅有些头重脚轻，更重要的是针对性太差，就像一个看似全能的老中医，开出来的方子什么病都治不了。面对着鲜花和掌声路长达显然有些自我陶醉，满脸红扑扑的从讲坛上走下来志得意满地问：“怎么样？”

沙镇玉不想让路长达扫兴，更何况路长达的讲座确实比前几天那几位老学究强了许多，就竖起大拇指点了点头说：“第一了。”

由于是培训的最后一天，再加上路长达又是省里的专家，晚饭就吃得有些隆重，吴局长董局长都参加了，而且还是在酒店最豪华的包房。但隆重并不意味着热闹，从某种意义上说隆重是陌生和敬畏的体现，而路长达是省里的专家不是省里的领导，所以就不存在敬畏只剩下生疏与陌生了。吴局长是从庆新县长调到现在的位置的，在政府部门工作长了人脸上的肌肉就有些僵硬，看起来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吴局长一这

么严肃其他人就不敢造次了，整个场面就显得拘谨了一些。路长达是不需要拘谨的，因为他不在吴局长的治下，但独木难成林，在几次挑不起话头之后他很快就对自己这种独角戏的角色厌倦了，缩手缩脚地坐在主宾的位置上跟着吴局长的筷子转动，让吃就吃让喝就喝，规矩得就像个刚过门的团圆媳妇。

索然无味地吃完这顿丰盛的晚餐，吴局长董局长在餐厅门口跟路长达告别，沙镇玉陪路长达回房间。一进房间路长达就仰躺在床上大喊：“郁闷！跟官员吃饭就是郁闷啊！”

沙镇玉说：“哪里郁闷了？是我们秀水人民亏待你了？”

路长达说：“秀水人民倒没有亏待我，是秀水人民养育的这帮官僚亏待我了。你说你们吴局长可真能装，板着一张黑脸连个笑模样都没有，吃个饭就像是开政治局会议。这顿饭吃下来我都快要变成木偶了。”

沙镇玉说：“我们吴局长一向这么严肃，再加上跟你不熟自然就不会像我们这样放得开了，并不是对你有什么看法，你也不要介意。”

路长达听了这话，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说：“一向这么严肃？我就不信了，他在家吃饭也这么严肃？跟情人吃饭也这么严肃？跟你们市委向书记吃饭也这么严肃？”

沙镇玉说：“你可别这么说，我们吴局长可不是你想的那样，他是有名的铁面包公！”

“铁面包公？”路长达冷笑着说，“没想到在新闻场上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的沙大主任还这么幼稚，现在还有铁面包公吗？他要是铁面包公怎么从庆新县到了广播电视局！”

吴朝奇局长原来是有些政绩的，庆新县的县委书记侯历练提拔成了秀水市副市长，本来是要让他接任县委书记的。但就在考察完班子不久，县城内一座新建的大桥垮塌了，死了三个人，吴朝奇就被调整到广播电视局干了局长。虽然市委认定吴朝奇在这件事情上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据沙镇玉了解这事基本与吴朝奇没有关系，是原庆新县分管城市建设的

副县长捣的鬼，建这个大桥的时候吴朝奇是力主公开透明招标的，这位副县长表面上也这么做了，却悄悄地把标底透给了自己小舅子开的建筑公司，事后这位副县长也被绳之以法了。

沙镇玉想就这个事件跟路长达解释一下，但话还没有出口就听路长达又说：“有位写官场小说的作家曾经说过，谁说混迹于官场上的人清正廉洁，我就要先鄙视说这话的人。今天老兄就不鄙视你了，晚上你请老兄去宵夜吧！”

沙镇玉对路长达的这个要求是有思想准备的，这是路长达一贯的作风。路长达属于那种表面上放荡不羁，实际上胸中很有丘壑的人，玩的时候比谁都疯，工作起来比谁都能拼命。这么多年以来，沙镇玉之所以比较欣赏路长达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有位研究新闻学的专家把记者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新闻型，文艺性，研究型。但沙镇玉在这个圈子里浸润的时间久了，接触过无数位大大小小的记者，却鲜见这三种类型的记者，见更多的是那些游走于名利场上的凡夫俗子，私下里沙镇玉把自己眼力所及的记者也分成了三种类型，其一是装腔作势型。记者中的相当一大部分都应该属于这种类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最经典的案例就发生在沙镇玉曾经的同事身上。有一次这位同事去一家单位采访，这家单位的宣传科科长生性比较木讷，言语不多，面对趾高气扬的同事话就更少了。可悲的是该同事理解错了，认为这位科长的木讷是见了记者紧张所致，吃饭的时候面对人家科长的恭敬，他竟然拍着人家的肩膀说，不要这样，记者也是人啊！其二是不懂装懂型。记者的职责就是了解事件的真相，把新闻背后的真实反映出来，但有的记者却不肯放下架子，自以为进入这个行业就应该见多识广，不懂的也要把面子做足，有时甚至胡说一气。去年秋天沙镇玉接触过一位来自中央某家媒体的女记者，这位女记者是下来采访中央对农业反哺政策落实情况的，来到一个村子看到村头拴着一头公牛，便指着公牛下面长长下垂的圆鼓鼓的睾丸说，你看这头奶牛，这么大的奶包，得下多少牛奶！这句话很雷人，把在场陪同的市县及乡镇

的领导都乐喷了，沙镇玉却感到了悲哀，不动声色地说：它是下奶，但下不了多少。其三就是无所顾忌型，说起来这其中也分两类，一类是真正的自高自大无所顾忌，这种记者基本上就等同于前两种类型了。而后一种的无所顾忌也只是相对而言，天下就没有真正无所顾忌的人，包括那位名震千古的大文豪李白，嘴里喊着天子呼来不上船，但皇帝真的下诏让他进京做翰林，不仅屁颠屁颠地去了，还一边念叨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来为自己正名。所以很多人的无所顾忌都是表面现象，深藏在背后的都是在意与执著，正因为重视才蔑视，就像男人初次喜欢某个女孩子一样，表面上装得对她满不在乎，心里却在认真地倾听她每一个脚步声，每一次的呼吸。

路长达就属于这最后一种类型的记者，看起来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在生活上也对自己比较放纵。实际上这都是表面现象，他们用一种表面的假象来隐藏自己，其目的就是想要远离那个世俗的自己，想让自己超脱出来。这说明他们某种程度的挣扎，是一种还存有生活梦想的人，这种梦想融汇到自己职业中就能产生一定的能量。

这几年虽然与路长达同在一个新闻系统，但由于没有了上下级的业务往来，再加上新闻部主任是个很拴人的职位，沙镇玉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跟路长达接触了，不知道他现在喜欢哪种饭后活动。因此一走出宾馆大厅沙镇玉就向路长达征求意见，之所以要问一下是因为今天沙镇玉带来了司机，如果路长达有些什么额外要求他就自己开车让司机回去。路长达造下什么影响可以拍拍屁股走人，沙镇玉不行，他不想给别人留下什么口实。

让沙镇玉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路长达既不想桑拿也不想足疗，而是要去地摊吃烤羊肉串，说要把今天晚上没有尽的兴释放出来，跟镇玉老弟好好地喝上一杯。这么草根的要求当然太好满足了，沙镇玉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从心里欢迎这种饭后的活动方式，哪怕自己再多喝几杯也愿意，伤胃总比失身或者准失身强吧。胃是可以治疗的，而在自己心里留下污点却是要背负一生。

这个时间的烧烤广场人声鼎沸，正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沙镇玉路长达带着司机小张一行三人在一张小铁皮桌前坐下来，路长达看着桌子两边的四个马扎说：“就咱们三个？”

沙镇玉说：“怎么，嫌我们级别不够？你不是讨厌官僚吗！”

路长达诡秘地笑了一下说：“镇玉知我，胜我自知！你应该知道你老兄我有讨厌官僚不讨厌美女这个长处的吧。你们局可是美女如云啊，今天光在讲台上见到的这几个就把我给震了。你这新闻部主任整天醉卧花丛偎红倚翠就不能分你老兄一杯羹。”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看来路长达提出吃烤羊肉串本身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一点沙镇玉早就应该意识到，路长达从省城大老远跑来不会就是为了吃你这一顿烤羊肉串的。

路长达的这种要求沙镇玉已经遭遇过很多次了，都知道电视台是出美女的地方，有了这种公开的信息，那些有所惦记的人就经常会提些厚颜无耻的要求了。沙镇玉对这种情况是很反感的，尽管是玩笑也让他感到很不舒服，在他看来那些有这样要求的人不仅仅是看轻了他那些漂亮的女同事，更重要的是看轻了他以及他们身后的这份事业。

可现在该怎么办？路长达毕竟不是那些可以随便打发的人，是迎合还是拒绝，显然这两种方式都不太妥当。沙镇玉决定跟路长达打太极，用柔功来化解路长达的招式，他相信路长达虽说在这种事情上满不在乎，但如果他不肯出手相助，路长达也不可能太过分了，毕竟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开化到把好色当成一种美德的程度。想到这里沙镇玉也笑了笑说：“老弟自己都吃不饱哪有羹可分？你老兄是看惯了省城里的靓女审美疲劳了，看着我们这乡下妞感到新鲜，真要来到面前一看就够了。”

路长达继续笑嘻嘻地说：“那就让你老兄新鲜新鲜，叫一个来，一块儿喝一杯。”

沙镇玉没有想到路长达会这么执著，说：“叫她们来干吗！一个个扭捏作态的，看着就反胃。”



没想到这话一出口路长达就收敛了笑容，冷冷地说：“看来是你老弟想多了，不就是出来一块儿吃个烤羊肉串吗！用得着这样推三阻四吗！把你老兄当什么了？饿虎？还是色狼？”路长达这样说着语气有些激愤，不由自主地停顿了一下，然后意味深长地看着沙镇玉说：“人啊！不要假正经，一假正经就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沙镇玉也感到自己有些过分了，不管怎么说路长达也是有身份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又有自己在旁边守着想必他也不会会有什么过激的举动，就忙说：“你看你看，是你老兄想多了吧！我是怕那些小同事长得太丑来了会伤了你老人家那尊贵的眼睛。你说今天看好谁了，我立马给她打电话。”说着摸出电话来就要拨号。

实际上路长达看好了谁沙镇玉心里是有数的，下午讲课结束路长达和沙镇玉从大会议室走出来，从后面赶过来的余小桃上前打了个招呼，还伸出那白嫩的小手掌煞有介事的跟路长达握了一下，寒暄完毕看着风摆柳一样离开的余小桃，路长达像吃了春药一样满脸兴奋，一边搓着手掌感叹，一边悄悄地问沙镇玉：“用了吗？”

沙镇玉故作糊涂反问道：“什么？”

路长达说：“看来是没用，你这样暴殄天物上帝是不会饶恕你的，还不赶紧下手，过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沙镇玉决定继续糊涂下去说：“在这跟我打哑语了，一会儿上帝一会儿村店的，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路长达正在兴头上似乎不愿意撕下沙镇玉的伪装，深深叹了口气说：“朽木不可雕也。”

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前奏沙镇玉才有了刚才对路长达的提防。而现在这道防线却被路长达用软硬兼施的策略轻易打破了，沙镇玉心里忽然就有了一种挫败感，想停下手来把手机搥死，但余小桃那柔波般的声音已经在那边响起了。

沙镇玉在亮黄色的灯光下第一眼看到余小桃就想到了精心与雕琢这两